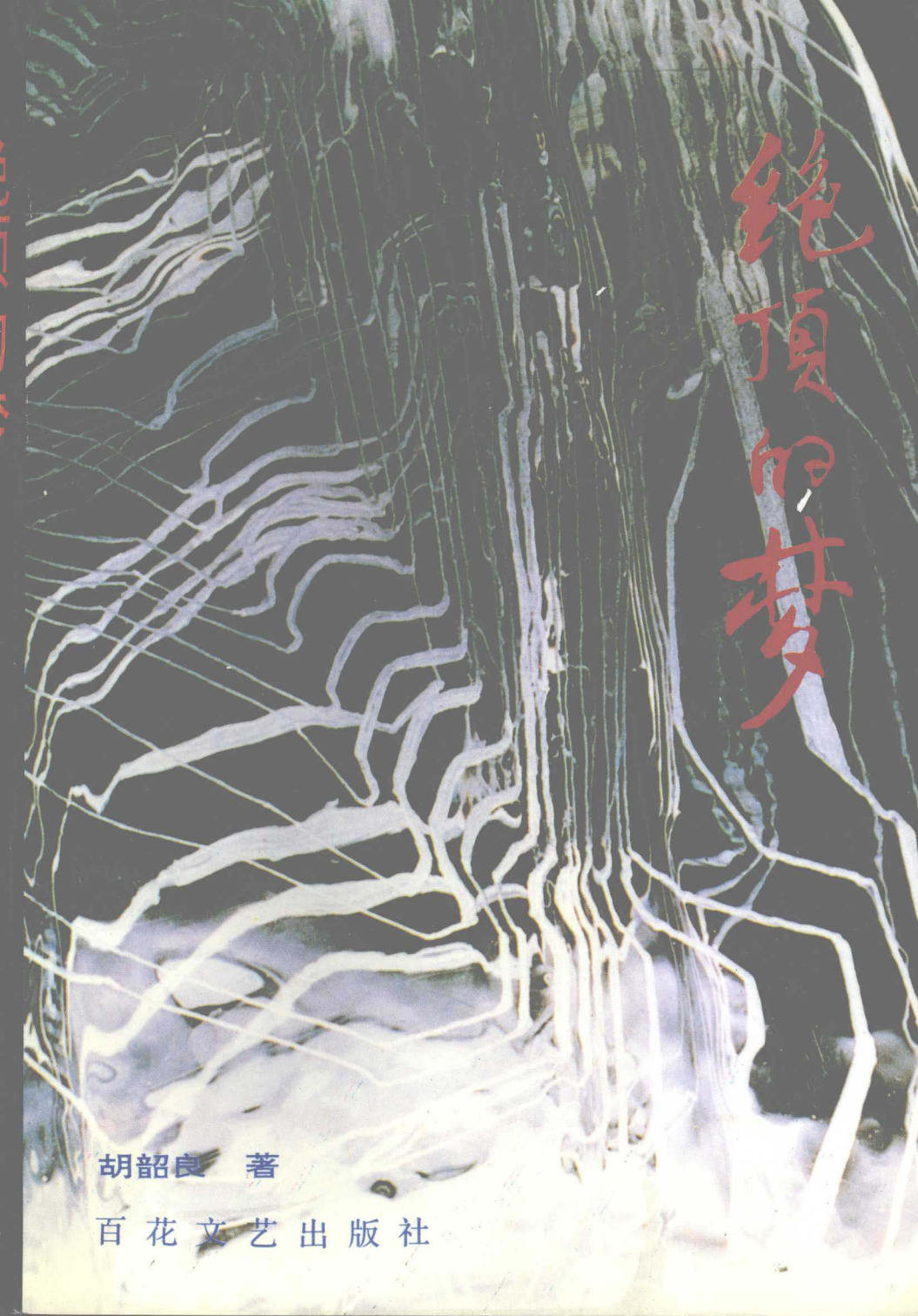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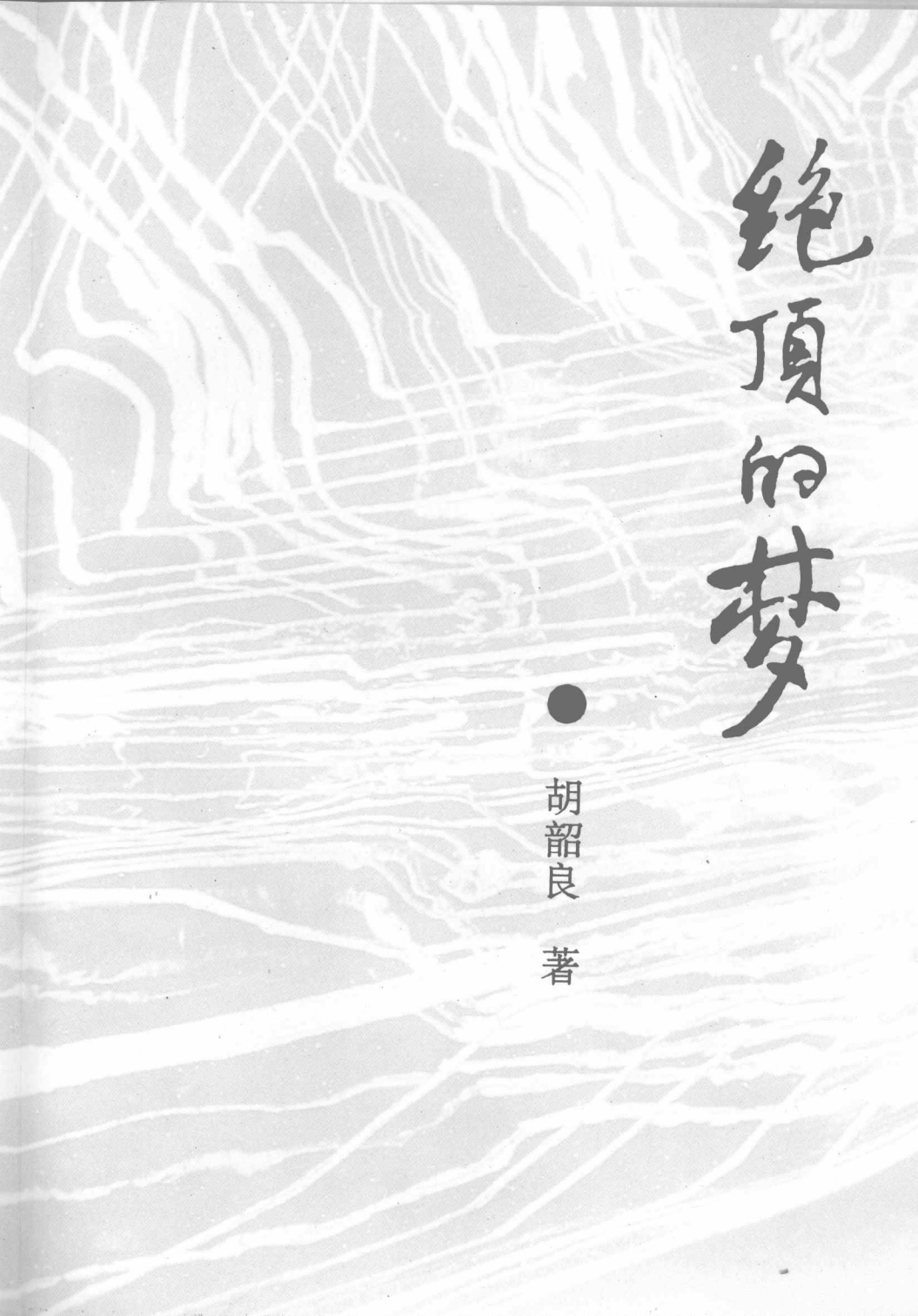




绝顶的梦

胡韶良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絕頂的夢

●
胡韶良
著

[津]新登字(90)002 号

绝 顶 的 梦

胡 韶 良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浙江省江山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1/2 插页 3 字数 250,000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6000

ISBN 7-5306-1586-6/I·1423 定价 9.50 元

情系江山(代序)

——兼议小城文学与小城新闻

汪东林

浙江省江山市是我的故乡,从呱呱落地到高中毕业,我在那里度过了十八个春秋。自参加工作后,弹指间又有三十八年过去了,多少人世间的大事如烟云消逝,只有故乡的人情世事和山水草木,却随着岁月的增长而越加分明。

儿时的江山,是一个地处浙西南并与闽赣两省相毗邻的小县,虽然已有铁路和公路与外界相连,但每天不过来回一趟客车,公路则连客车也没有,数得出来的几辆货车有气无力地爬行在坎坷不平的马路上;小小的县城里除了手工作坊,找不到一家稍有现代意义的工厂;全县山多地少,土质不肥,其经济落后和生活贫困的面貌是今天家乡的青少年难以想象的。

然而,真所谓“儿不嫌母丑”吧,离开故乡三十八年,我的足迹遍及祖国除西藏、台湾以外的所有省份,也去过国门之外的一些地方,所见所闻可谓多矣!我自然不能无端说别的地方不好,实际上家乡不及其他地方之处还有不少,但有一点我可以直言不讳,即在我去过的一些新的地方,不论印象好坏,也不论事隔

多久，都极少再一次在我的梦境中浮现。但是，我的故乡——浙江江山的一切，那山，那水，那村落，那田埂，那人面，那乡音，几乎无一不——而又反复多次地闯进我的梦境。应当指出的是，所有上述在梦境中出现的故乡画面，常常不是已经发生了巨变的今日的新江山（三十八年来我曾多次短期回乡），而仍然是儿时记忆中的那贫穷落后却古风犹存的往昔的旧江山！几年前在海外有一次小聚，同一位老同乡（他是浙江丽水人）谈起这种心境，他拍腿作答：“我也是，我也是，我离开家乡四十多年了，但梦中常常出现儿时家乡的情景。这是上了年纪的中国人常得的一种病——怀乡病。”这位浙江同乡还眉飞色舞地对我诉说一年前回乡探亲的情景，并盛赞唐代诗人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千古绝唱。我有感于他浓郁的乡情并立即产生共鸣，戏改贺知章诗曰：“少小离家老不回，乡音无改梦游归；桥头相约儿时伴，返老还童弄青梅。”我草草写在一张小纸片上递给这位老同乡，不料他竟兴奋不已地站起来当众朗读，博得众人的掌声。

今年6月间，我出差路过家乡，又值暴雨成灾，原计划看看自家晚辈，呆两个晚上便走的，因此未告诉其他亲友。但胡韶良君却得到消息，到我住处来访，要我为他的纪实性作品专集——《绝顶的梦》写序。在他说明原委之后，我同意了，但这并非因为我是“全国政协委员”、“记者、作家”，什么“名人”之故，而是因为他书中所收集的文章，写的几乎全是故乡的人和事，尤其是近十年来故乡的巨变，这恰恰是我这个离乡多年的游子想看而没有机会的，我可以借此先睹为快，并以此填补我脑子的屏幕上家乡新貌的空白。

读罢胡君寄来的书样，我的愿望得到了满足。时值伟大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五周年大庆，又刚刚从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国庆焰火联欢晚会归来。开灯提笔，万千思绪中又冒

出对故乡的情思，而胡君书中所描绘的故乡新貌，正与我记忆中的故乡画面交相映衬，真可谓相得益彰，更加绚丽。比如，我酷爱绿茶，原因之一是年年都从故乡捎来新茶，早年的佳品是廿七都的“白毛尖”，后来有了包装一新的“绿牡丹”。但只知这些茶叶色香味俱佳，却不知道其他，读了胡君的《敬你一杯“绿牡丹”》之后，才知道一种名牌茶叶的畅销，不仅仅首先决定于产品的质量，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一场功力持久的宣传战——包括商标纷争，也起着重要作用。现代商品意识悄然走进我故乡那三省边界小城，我内心自然欣喜万分，这正是胡君文章的思想感情、艺术力量使我这个游子产生共鸣的结果。谈到江山猕猴桃，记得八十年代末的一天，江山市政府的一位负责同志来北京看望我，首次送给我一盒。我惊喜于江山有此新特产，个大味鲜，不亚于国内其他老产地的质量。但因为其他事务，来人并未作详细介绍。今天读了胡君的《桃缘与人缘》之后，我才明白故乡所以有了新的名特产猕猴桃，首先是因为有了钟情于栽培猕猴桃的人！周村乡是故乡最偏僻的山区小乡，乡党委书记杨少峰竟是浙江林学院毕业的青年人，这个事实就足以证明故乡基层干部的文化结构有了极大的变化！正是这个大变化，孕育了杨少峰这样对新事物敏感的“猕猴桃书记”，他不仅自身与猕猴桃结下不解之缘，还向外引进科学技术、对内团结干部群众，奋斗七年获得了丰硕的成果！《桃缘与人缘》还是一篇人情味甚浓的佳作，它不仅讴歌科学技术的力量，而且是一首劳动致富的赞美诗，字里行间充满着现代知识型基层干部的心灵美；诚心诚意地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义无反顾地献身山区农业，夫妻间情投意合……

还应该指出的是，胡君的作品不仅涉及到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而且以较多的笔触写及工业的改革和发展，诸如《水泥城赤子》、《艰难的组合》、《女教师厂长与她的供销员丈

夫》、《一帆风顺》、《天才厂长》等等。其中报告文学《真金子》写的是江山煤矿工人、共产党员姜汝水的故事。这位在井下干就是十五年的普通工人，当了劳动模范，出席了全省劳模会，记者们穿梭般地向他采访，询问他有何感想，他都只回答一句话：“我是个挖煤的，多产煤就是我的心愿！”他没有豪言壮语，有的是脚踏实地的行动，“我是挖煤的”这句话朴实如煤却闪亮如金！故乡至今严重缺煤而盛产水泥，多年来没有像样的煤矿，只有为数不多量少质次的土煤窑，而江山煤矿是故乡建国后新建的唯一国营煤矿。人们无法改变贫矿的自然条件，但在姜汝水这位普通工人身上，却凝聚了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简朴和故乡人民的传统美德。

胡君纪实作品中写到的人物，有若干位是我熟悉的。如《万里路上万诗翁》中的何炯老先生，不仅是教育界的老前辈，而且是革命的老前辈，曾担任过我的母校江山中学的校长。至于《董事长的画》中的何清沅，正是何炯老人的小儿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大潮把他推到弄潮儿的位置，十余年来对家乡的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我回乡时曾数次与他见面，正如胡君文中所描述的，他既有企业家的才干，又有艺术家的气质，还兼有社会活动家的风采。这正是故乡巨变，新人辈出的一个缩影。至于报告文学《复燃的火》中所写的特级教师王朝林，原是我在江山中学读书时比我低一年级的同学，当时因我们爱好相近，就彼此熟悉，近年接触和交往更多。作为同时代又同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我对胡君文中所描绘的王朝林的坎坷经历和执著奋斗的精神感触颇深。如今，我和王朝林们都接近退休的年龄，但忆往昔，荒废时光确非本人所愿，所创造的业绩确是本人所为；往前看，我们还可以争分夺秒地再做一些事，但岁月不饶人，毕竟余热有限！所幸时代大潮滚滚向前，势不可挡，故乡的

后来者必大大超过前人！

胡君的这本集子可说是初露端倪。这本书包括散文随笔、人物特写、报告文学凡70篇，24万字。我粗粗读了之后，觉得颇有特色。就内容来看，真实纯洁，健康向上。他所写的全是真人实事，一个细节，一个名称，一个数字，务求其实，决不虚构矫饰。我一边阅读，一边似乎看见他迈开双腿跋山涉水、走进工厂、跨入校园、深入家庭，观察研究，调查访问，反复核实的忙碌情形，正是这种艰苦踏实的作风，使文字与实际相称，无懈可击。同时，这些作品，多侧面地反映了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江南小城工农业生产、城乡面貌、自然景观、人物精神风貌的深刻变化，具有振奋、激励人心的作用。绝无为招徕读者而硬塞进去的离奇情节或庸俗的性爱描述。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严肃的责任感与高尚的情操，作者十分明白地意识到，我们所致力的事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就语言特色来看，我以为可用六个字概括：朴实、自然、活泼，没有雍容华美，没有浓色重彩，如山间小溪汨汨而流，似深谷幽兰，散发缕缕清香。古人诗曰：“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五百年。”语云：“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愿故乡容颜日新，人才辈出！

胡君在《后记》中提到“小城文学”与“小城新闻”的联姻，这是个理论性问题，我没有很好研究过，说不出多少道理。我想，第一个特点可能是在“小”字上。以江山市而论，行政上是个县级市，级别小；只有2019平方公里，55万人口，范围小。因此，所写的内容，没有波澜壮阔的场面，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叱咤风云的人物，全是些普通的人，普通的事。然而，“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这种小城市，是街道纵横、游人如潮、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大都市与土地广袤、鱼肉禽蛋丰富、乡镇企业日益发展，因而日益城市化的农

村的联结点，是机器轰鸣、钢水滚滚的大工厂与铁牛奔驰、稻麦飘香的农村的纽带；而这些小人物小事件，是四化建设大潮中的小浪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卷中的一小页，是整个中华民族奋勇前进中的一个侧面的瞬间。以小见大，其意义是不小的。第二个特点，大概是在“新闻文学”或“文学新闻”上。说到杂文，我们马上想起“文艺性的政论文”的话，那么，以小城人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写出具有新闻价值的作品，真实而及时地反映日新月异的现实与改革者的风貌，传播四化建设中的新事物、新思想、新成果，从而教育小城人，鼓舞小城人，既具文学性，又有新闻性，这不能不说是个特点吧。通览全书，掩卷深思，我似乎明白这种小城文学新闻或小城新闻文学，是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之后的产物，不然，哪里会有猕猴桃书记？怎会有复燃的火？更不会有“绿牡丹新闻的幕后新闻”了。就是那江郎山、仙霞关、麦杆扇、生菜等小城风物，也无不折射出时代的光华。正是因为胡韶良先生有敏锐的眼光，凝视小城各方面迅速而深刻的变化，谛听改革开放大业脉搏的跳动，感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阵阵春风的暖意，急于把内心的体验感受、喜悦告诉给小城的人们，所以才有这样的作品吧！

然而，要真正体现小城新闻文学或小城文学新闻的特征，并不是一个人一部作品所能完成的，它必须依靠群体的力量，依靠全体有志于此的同行们坚持不懈地努力。全国三千多个小城一起参与，共同探索，必将有所成。因此，我以为胡君的这本集子，如果受到全国各个小城读者们的青睐，将必是个好预兆！

1994年国庆节写于北京

目 录

情系江山(代序)

——兼议小城文学与小城新闻 汪东林

散 文 随 笔

桥.....	(3)
炉子.....	(6)
生菜.....	(9)
我又摇起了麦秆扇	(14)
绝顶的梦	(18)
江郎山观雾	(21)
逼上郎峰	(23)
峡里风	(26)
访“戴公馆”	(29)
仙霞雄风长召人	
——黄巢雕像前抒怀	(32)
廿八都的路	(35)
小山村的水	(38)
杭州近了	(40)
老笑星	(43)
青铜宝镜的复活	(46)
上庐山请导游散记	(49)

童游	(53)
赶潮	(56)
在中缅边境赶大集	(59)
在缅中边境当“老外”	(62)
天上地上	(66)
个体店办在毛泽东家门口	(70)
难忘第一课	(72)
月下记工分	(74)
悠悠牛友情	(76)
我的大学梦	(79)
吹烟更潇洒	(82)
母亲为我炒衣裳	(84)
母亲逼我做“将军”	(86)
买饭菜，排队去.....	(88)
儿子迷上了“故事”	(91)
小客人上门之后	(93)
悔	(95)

人 物 特 写

董事长的画.....	(101)
老实人的“公关术”.....	(104)
阿罗，好球！	(107)
摔不倒的女人.....	(109)
静静的子夜.....	(111)
反弹琵琶.....	(114)
治厂诀窍.....	(116)

最后的嘱托.....	(118)
省里来了个“怪人”.....	(119)
今日王普党.....	(122)
最后一天.....	(124)
血染的风采.....	(126)
自当“孩儿王”.....	(128)
校长爱发“牛脾气”.....	(130)
钱塘第一拍潮人.....	(132)
万里路上万诗翁.....	(135)
千般情思凝一画.....	(137)
记者梦.....	(140)
“编外记者”和他的个体户妻子.....	(143)
灯光打出“红运”.....	(145)
从“差等生”到艺术明星.....	(148)
与君来往醉烟霞	
——黄志远在江郎山创作《野魂激荡》小记.....	(151)

报 告 文 学

敬你一杯“绿牡丹”	
——关于绿牡丹新闻的幕后新闻.....	(157)
桃缘与人缘.....	(174)
艰难的组合.....	(189)
水泥城赤子.....	(199)
一帆风顺.....	(207)
“天外天”的创建者.....	(216)
骑快马的人.....	(226)

真金子.....	(231)
女教师厂长和她的供销员丈夫.....	(244)
天才厂长.....	(261)
名牌路上.....	(274)
复燃的火.....	(286)
“马拉松”之路.....	(296)
安贼告示.....	(305)
天下无双的“哲学家”.....	(307)
后记.....	(319)

散 文 随 笔

桥

市机关院子里有座桥。

它不架在水上或空中，而镶嵌在收发室的墙壁上。是的，它仅仅是个用以收发的小窗口，收发员从邮局取来报刊、邮件投到这里，同时取走发往外地单位的信件。然而，它在我的心目中却是一座桥。

它不像赵州桥古老，不像芦沟桥壮烈，不像长江大桥雄伟，但它朴实得坦诚，平凡得壮严，飞架在我与编者、读者之间，飞架在我无垠的心的天宇，给我力量的鼓舞，精神的充实……

是的，自从5年前，我的前任将钥匙沉重地按在我的掌心后，我这个新上任的新闻干事，便踏上了小窗口架起的桥，成了它亲密的朋友。

只要不外出，我与小窗口一天必见两次面。上午10时许，下午15点左右，也不必看钟表，我准会来到它跟前。星期天、节假日，也不例外。

这天，我从乡下采访回来，已是吃午饭的时辰。一推开家门，正在烧菜的妻子便吩咐：“快去快去，买瓶醋来！”

谁知，我一跨上自行车，却直奔那小窗口，迫不及待地打开门，捧出报纸，一边走向办公室，一边翻看起来。

先是寻找署有敝名的版面，接着浏览各报要闻，继而拜读撩人心弦的文章……

如此大报小报瞧个够，时针已走过去一个多小时，始觉肌肠咕咕叫，这才跺脚拍脑袋：“哎呀，忘了买醋！”

回到家里，只得老实交待“买醋买到小窗口”。早已吃过午饭的妻子一听，啼笑皆非，戏把小窗口斥之为“第三者”。

其实，这位特殊的“第三者”长得并不出众，里里外外全用未经油漆的木板组成。然而，它却让我在人生的旅途中，在“给予”与“索取”之间，架起了一座桥。

且看，一手取出溢着油墨味的报刊，一手便投进刚刚“爬”出来的冒着汗味的稿子。

白天下乡爬山，夜晚伏案爬格，山道弯弯曲曲，格子块块行行。爬呀爬，磨呀磨，历经道道工序，终将几百字的“豆腐干”，数千字的“小手帕”制作出来，然后用信封裹得严严实实的交给小窗口。

这一“交”，仿佛把生命交出去审判，是生是死全由“编辑法官”裁决。

于是，一颗惴惴不安的心就被小窗口牢牢牵着，每每来到它的面前，总想透过它，看看远隔千山万水的“法官”如何裁决。

“哈哈，出来了，出来了！”

初看到大字标题下署着敝名，心窝里就像灌了蜜。然而“甜”不了多久，就品出酸的、苦的、辣的味道来。一颗心仍被小窗口吊着，天天盼着它捎来值得欣慰的回音。我知道哪怕是一则小稿子，有时也会唤起一场始料不及的风雨。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是好雨，还是恶水？还得由“读者裁判”来评决……

小窗口啊，可亲又威严！

那天，夜车直开到凌晨一点多钟，一块“豆腐干”终于装进了信封。不料，参与“炮制”的一位老兄却从喉咙底下溜出冷冰冰的几个字来：“我看，还得改写一下！”